

DIFFICULT CHOICE

传闻中的金少爷

Love letters falling from the sky

漫羽作品

♥ MANDY WORKS

嚣张跋扈玉树临风貌似风流小潘安，捏死你

你个小样拽啥，乖乖龙滴咚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传闻中的金少爷 / 漫羽著. —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11. 4
ISBN 978-7-5385-5426-7

I. ①传… II. ①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32059号

传闻中的金少爷

作 者: 漫 羽
出 版 人: 李文学
责任编辑: 王天明
封面设计: 雷 鸿 刘厚松
开 本: 700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120 千字
印 张: 16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邮 编: 130021
电 话: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网 址: <http://www.bfes.cn>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5426-7 定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

Who is Mr. King
Loss of memory of Prince

传闻中的金少爷

Rumors of young master Jin

一封来自云端的信札，
将陌生的你带到我的面前。
一封没有寄信人的爱情，
将如何盖上幸福的印戳？

This is a romantic love story
Please listen quietly





7 奈何踏过奈何桥
Have no choic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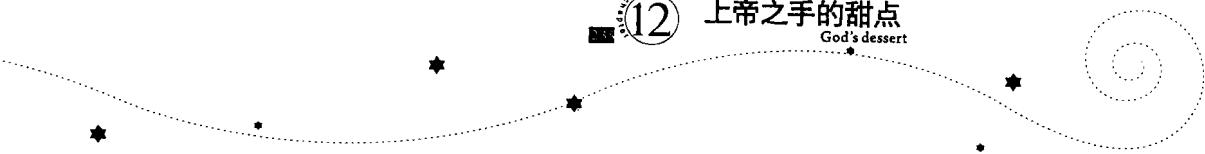
8 白皮信的真主人
True master

9 他和她的第一次
The first

10 丫头请对我负责
Be responsible

11 我的爱放你去飞
Let you fly

12 上帝之手的甜点
God's dessert





在我们的一生之中，总会出现很多意外。

每一次的意外都会让你措手不及。

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

或许一切意外都是早已注定的未来？





夏日的清晨五点，虽然天空已经大亮，但是这条街上仍旧十分安静，现在还是人们打着呼噜的时间。

而在此时，倪猜猜正穿着小熊图案的睡衣，光着脚蹑手蹑脚下了楼，每迈一步，她都要竖起耳朵倾听爸妈的呼噜声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她猫着腰，一步一步靠近门口，轻轻地去碰门锁，只听清脆的“咔”一声，门锁被打开，倪猜猜回头看看附近的动静，再走到门外，将大门虚掩着，然后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目标物：邮箱。

倪猜猜的表情有些兴奋，她将手臂伸进邮箱，两只大眼睛来回转着，然后她的手好像摸到了什么，顿时一个灿烂的笑容挂在倪猜猜的脸上，明媚得可以比拟清晨的阳光。

哈哈哈哈哈！她的宝贝果然准时准点躺在邮箱里。

倪猜猜摸出那个白白的信封，上面是倪猜猜再熟悉不过的字迹。

“倪猜猜收”

她重重地亲了一下白色的信封，随即用睡衣的袖子轻轻地擦信封上残留的口水。

糟了，糟了，弄皱了可就不好了！

倪猜猜迫不及待地想要拆开，手指已捏着信封口，左右看看，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将信塞进睡衣里面，依旧蹑手蹑脚地潜回自己的房间。

拿出撑杆跳的标准动作将自己抛到床上，倪猜猜躺在床上，将那封白白的信高高地举起，然后将已经被捂得暖暖的信封轻轻地拆开。

看着信上一排排工整的字迹，她皱皱眉头又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快速地看了

一遍，又一字一句斟酌着写信人的心情，直到可以默诵的程度。

她像膜拜一般，双手虔诚地将那页纸高高地举着，几分钟之后，倪猜猜终于将自己从那个世界拉回。然后，她跳下床，边哼哼着不成调的曲子，边从床下摸出个铁皮盒，虽然这个铁皮盒凹了一块已经有些变形，但是从铁皮被摩挲得一尘不染的光亮程度，可以看到主人对这个盒子的重视。倪猜猜念念不舍地将信放进去，盒子里面已经是白白的一片。

不知不觉，铁皮盒里的白皮信都快满出来了，好像需要一个更大的盒子去放她的宝贝。

小心翼翼地将盒子盖好，倪猜猜满意地看着铁皮盒，轻轻地将它放回床下。

倪猜猜伸了个懒腰，呼！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！心情超好的！

突然，倪猜猜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。三秒钟的工夫，跳上床、盖上被子、闭眼装睡，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。房门被打开，“死丫头！还睡！赶快起来！”倪妈妈的声音震耳欲聋。

倪猜猜揉揉眼睛，“哎呀！现在还是暑假呢，让我再睡一会儿！就一会儿，还不行吗？”

“暑假开学就是高三了，还不赶快起床学习去！”倪妈妈一把掀开倪猜猜的被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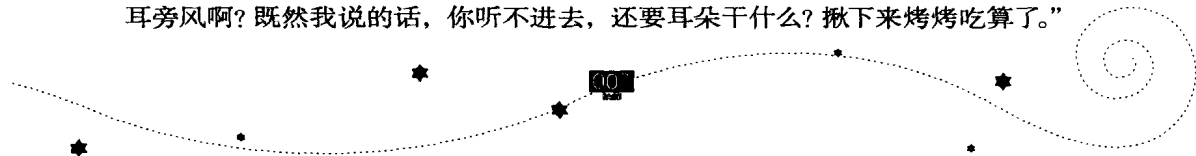
倪猜猜撅着嘴下床洗漱，“快点洗，早饭都准备好了。”倪妈妈在倪猜猜的身后催促。

吃完早饭，倪妈妈看到了放在烤箱旁边的一盘精致的苹果派。

“倪猜猜！”这个臭丫头！

倪猜猜正在喝着水，突然被倪妈妈一把揪住耳朵，“哎哟！妈！妈！你轻点，耳朵会被揪下来的，痛！”

“痛？你还知道痛？”倪妈妈下手更狠了，“我说了多少次？你说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？不许进厨房！不许进厨房！你只要搞好你的功课就行了，你当我在吹耳旁风啊？既然我说的话，你听不进去，还要耳朵干什么？揪下来烤烤吃算了。”



倪猜猜抱着耳朵哀哀叫痛，还不忘数落老妈：“你太凶残了，怎么可以把女儿的耳朵烤着吃呢？顶多凉拌好了。”

她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倪妈妈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，顺手将倪爸爸改装过的超级强悍无敌电蚊拍塞到她手里，倪妈妈扬手指着店门外：“打苍蝇去！”

去就去，打苍蝇的工夫顺便偷瞄浩陨哥哥在做些什么。

嘻嘻，浩陨哥哥是隔壁便利店店主的儿子，也是她的青梅竹马，而且她已经喜欢他很久了。

倪猜猜握着电蚊拍这里拍拍，那里拍拍，一双眼滴溜溜望着隔壁的那家便利店——那可是每天她必做的功课。

不知道浩陨哥哥这时间在做什么？念书吗？还是在帮大婶的忙？她心不在焉地挥舞着改装过的电蚊拍，这里拍拍，那里打打，偶尔会有只没睡醒的蚊子中了她的暗算，坠地而亡。

什么嘛，同样是女生，人家早上忙着对着镜子梳妆打扮，她就在这里拍苍蝇？什么命呀？

越想火越大，她拍苍蝇的力道加强，一阵电光闪烁，无数苍蝇陨落。哇咔咔！苍蝇们，拿命来吧！

只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哇！动静好大，难道苍蝇集体出游被她拍个正着？待她转过脸看到面前的战果，倪猜猜圆圆的大眼睛赫然放得更大，地上果然横着一具尸体——天！

如果这是苍蝇，那也太大了吧！不不不，这可不是什么苍蝇的尸体，这是……这是……

“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死人了！我拍死人啦——”

随着倪猜猜凄厉的叫喊声，倪妈妈吓得从后厨房里冒了出来，一看女儿抱着一具男生的躯体，她小腿肚子都在打战。

“这是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小子倒在地上，紧闭着眼，面色苍白，年龄跟猜猜差不多的样子。这可

怎么办?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她拿什么赔给人家父母啊!她倒是想把倪猜猜给赔出去,就怕人家不肯要。

倪妈妈抖的是腿,倪猜猜抖的是声音:“我也不知道,我就是挥了挥电蚊拍,然后一阵触电的声响,隐约还闻到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。等我再看的时候,他就倒在地上了。”

不关她的事,她不是凶手。呜呜呜呜!

倪妈妈鼓起勇气拿手试了试那小子的鼻息,还有气,幸好还有气。她慌忙喊倪爸爸:“死鬼,干什么呢?你女儿杀人了,还不赶快出来?”

“什么?杀人?”倪爸爸挺着将军肚晃悠了出来,一看眼前的状况立刻张大了嘴巴。猛拍女儿的背,倪爸爸做出了他平生最爽快的一个决定,“女儿,你跑路吧!趁着警察没来,赶紧跑路。”

这叫什么好主意?倪妈妈翻了记白眼差点没晕过去,每到这种时候她就开始后悔当初怎么就喜欢上这么个没用的东西,年纪轻轻都没谈过第二次恋爱,没见过第二个男人,就把自己这一辈子的幸福给交代了。

倪妈妈瞪了老公一眼:“死鬼,你去把每天早上进货用的小货车开过来。倪猜猜,搭把手,我们俩把这小子架到车上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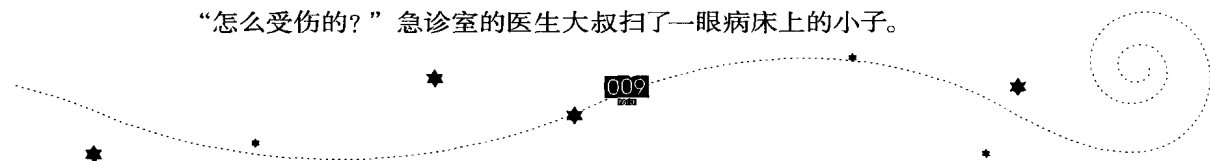
全家总动员,平日里装蔬菜猪肉鱼虾的小货车载着被倪猜猜电晕的小子,咣当咣当开去了医院。



在医院中,洁白的日光灯、洁白的墙壁、洁白的病床,给倪猜猜一家的心灵上添加了一丝紧张的感觉。

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消毒水味道,让倪猜猜不自觉地打了个大大的喷嚏,随即惹来了倪妈妈的怒视。

“怎么受伤的?”急诊室的医生大叔扫了一眼病床上的小子。



“他他他撞到了电蚊拍上，然后就晕了。不关我的事，真的不关我的事。”倪猜猜不停地摇着手想要摆脱干系，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
医生大叔更好奇了，“普通的电蚊拍就算拍在人体身上，也是绝对安全的，不可能造成晕厥。”

“不是普通电蚊拍。”倪猜猜手一扬，很大力地把责任推给老爸，“是我爸改进的超级强悍无敌电蚊拍！”

医生大叔直接忽略了倪猜猜的关于电蚊拍的解释，“初步判断为头部受创。”

“头部？”脑袋被电流击中会怎样？倪猜猜搜肠刮肚地想着可能的结果，越想越害怕，“他……不会失忆吧？”

一切只有等这小子醒来以后才知道了。

倪猜猜将他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，准备把衣服丢给老妈洗去。手指触碰到他口袋里的钱包，里面放着几张百元钞票，还有一沓银行卡，倪猜猜这里看看那里瞧瞧，翻出了他的身份证——金奈何？

他叫金奈何？谁会起这么非主流的名字？估计是个性格超古怪的坏小子，要不然怎么宽阔的马路不走，非要撞到她的超级强悍无敌电蚊拍上呢？

真是给她找麻烦。

她双臂环抱，窝在一旁独自嘀嘀咕咕，全然未觉病床上的人已然睁开了眼，一番环视之后将目光锁定这房里唯一一个可以对话的生物。

“我……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“啊？”倪猜猜吓了一跳，循声望过去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“你……你在路上晕倒了，我我我我好心把你送到了医院。呵呵！呵呵呵呵！”天啊地啊宇宙神明啊，保佑他千万别记起是被我电晕的。

上帝依稀听到了她的祷告，那个有着奇怪名字的小子没再追究，捂着头缓缓地坐起身来。现在他又有问题了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倪猜猜。”

你猜猜？他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她，“你让我猜？”

“不是，是倪猜猜。”

还是让他猜啊？

她骨碌碌翻着白眼，耐着性子重复，“我叫倪猜猜。”

“你叫我猜猜？”

拜托，他的低智商不会是被她电击后的另一重恶果吧？倪猜猜拿出床头护士记录治疗用的笔，拉过他的手，在他的掌心里写下三个字——倪、猜、猜。

她的指尖点着他的掌心：“这是我的名字。”

这回清楚了吧？

“倪猜猜？”他不确定地瞅着她，“你叫倪猜猜？”

他顿了半晌，然后抬起头，天真地说：“你的名字这么非主流！”

倪猜猜最讨厌别人对她的名字品头论足，于是叉腰反击：“你的名字又比我好多少？奈何？金奈何？好像出生得很无奈似的，什么怪名字嘛！”

金奈何歪头看着倪猜猜，眼神里面全是疑惑。

那对眨巴眨巴的眼睛让倪猜猜心头一怔，最不好的预感最先闯入脑中：“等等，你不会像八点档里说的，失忆了吧？随便电一下怎么就能失忆呢？”

冷静，倪猜猜命令自己先冷静下来，然后她开始提问：“你记得你是怎么晕倒的吗？”

“晕倒？”他双目无神地看着倪猜猜。

“那你记得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附近吗？”

金奈何缓缓地摇头。

“你……记得家在哪里吗？”

“家？”他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呆呆地反问她的，“我家有吗？”

完蛋了，倪猜猜心头陡然一颤。

“那你父母呢？你记得你爸爸妈妈是谁，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父母？”金奈何茫然地摇摇头。

“你几岁了？还记得吗？”这个总该记得吧！倪猜猜满眼冒着星星地望着他。



“这个……”他不面无表情地回望着她，“你知道？”

倪猜猜不死心地再接再厉，“兄弟姐妹呢？不管是堂的还是表的，你总记得几个吧！我有十三个表兄妹，五个堂兄妹，有十八个呢！”她可以记住十八个名字，他哪怕记得一个也好啊！上帝保佑，让他想起来一个名字吧！

“兄弟？”

他眼神一黯，倪猜猜的心瞬时降到了冰点，他一个都不记得！居然一个名字也不记得！

“那你的名字你总该记得吧？”

“我的名字？我的名字是……什么？”他小声地自言自语，

“怎么可能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！”

金奈何直直地看着倪猜猜，眼眶有些发红，“我……是谁？”

这句话击垮了倪猜猜的理智，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她彻底崩溃了。



倪猜猜在恢复理智之后，第一时间将金奈何的情况告诉了父母，倪妈妈将准备走进病房为金奈何检查的医生一把拉到门外。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倪猜猜一家偷偷地询问着金奈何的病情。

“电击的确有可能造成暂时性失忆的状况。”医生一边说，一边不住地点头。他的头每点一下，倪猜猜的心就往下掉一寸。腿肚子发软，脸色惨白。相比之下，她才更像被电蚊拍拍中的那一个。

“现在要怎么办？报警吗？把他送到走失人口管理处？但是那里收留这么大的人吗？”

从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看，这小子已经十七了，比他们家丫头还大半岁呢！倪爸爸完全没有主张，茫然地望着老婆大人。

到底是倪妈妈经验老到，思考了几秒钟之后，立刻做出了决断：“先把他领

回家再说。”

“领回我们家？”倪猜猜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“老妈，你想杀人埋尸，让他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吗？”

倪妈妈一拳打在女儿背上，杀人埋尸？亏她想得出来！

都说了怀孕的时候不能喝酒，她错就错在那个时候偷喝了那二两白酒，结果生出一个这么笨的丫头来。

撇下没主见的老公和脑子里尽是怪念头的女儿，倪妈妈问医生：“您刚才说他这属于暂时性失忆，那是不是代表他有恢复记忆的可能？”

“记忆应该是可以恢复的，不过这是时间的问题。也许过几天他就什么都想起来了，也许是几年。电视剧上的那些受了刺激或是撞了脑袋，突然恢复记忆的情况也是有的。”

废话，全是废话。医生大叔说了跟没说一样，倪猜猜在心里嘀咕，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恢复记忆，难道说他一天不恢复，她就得照顾他一辈子吗？倪猜猜的五官因为愤怒而开始扭曲。

“你那是什么表情？”将女儿拉到一边，倪妈妈要她放聪明一点，“如果把他送到公安局的人口失踪处，警察一定会追问他失忆的原因。原因是什么？是你！是你用电蚊拍把他打失忆的！你要怎么负责？如果人家去起诉你，我可赔不啊！”

对哦，怎么没想到这些？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。

倪猜猜一家人转身望向病房那边，这时他们看到一个脑袋偷偷地从病房门口伸出来，也正看着他们这边。不知道刚才的那些谈话，他听到多少？

两组人的目光交接。倪猜猜心一横，理直气壮并且粗声粗气地大吼：“喂！告诉你啊！你突然晕倒在路边，正好撞到我的电蚊拍，因为电击或者因为撞到头而导致失忆的，不是我的错！真的不是我的错哦！你可以忘记一切，但一定要记住这点，听见没？”

她凶巴巴地冲他大呼小叫，金奈何的手指抚在白色的墙壁上，同样雪白。他凌乱的头发上沾着烂菜叶，身上还散发着倪爸爸小货车上的鱼腥味，手足无

措地僵在那里，眼睛红红的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

那小兔子似的惊慌失措的表情，看在倪妈妈眼里，不觉得心疼起来。她也是有子女的人，要是倪猜猜在失忆后还被人这样凶，她肯定痛得心都皱成一团。

倪妈妈用慈爱的目光看着金奈何，冲着他微笑，金奈何赶快缩回屋子里，动作极快，更加像一只受了惊的小白兔。

看到金奈何受惊的样子，倪妈妈更加心疼，多可怜的孩子啊！坏丫头！做错事还敢埋怨人？她不客气地赏女儿一记板栗，倪猜猜顿时疼得抱头鼠窜。“老妈，你干吗？”

“我才要问你在于吗呢！欺负一个失忆的病人，我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？”

“他看上去很健康，哪点像生病的人？”倪猜猜抱着头哀叫，痛死了！

“你惹的祸，就要自己负责！就让他先住咱们家，我决定了！”倪妈妈看着倪猜猜和倪爸爸，像平常一样地发号施令。

听了倪妈妈的话，倪猜猜顿时张大了嘴巴。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人还没去她家，她就因为他挨打了。要是真让他住进家里，天知道会怎样。所以——

“就算不送警察局，我们还是可以帮他找家人啊！街上、报纸上不是经常有什么寻狗启事嘛！我们也把他的照片贴满电线杆好了。”知道老妈不好说话，倪猜猜拉老爸做自己的帮手，“爸，我这个主意不错吧？”

“你觉得我每天忙私家厨房的事，还有那个闲工夫吗？”倪妈妈呵斥她说话不经大脑，将她拉到一旁，她跟女儿咬起耳朵来，“如果我们帮他找到家人，人家一看宝贝儿子失去记忆，然后向我们索取巨额赔偿款怎么办？卖了你也不够付钱的。”

哦！倪猜猜恍然大悟，她就说嘛！

老妈哪有那么好心，说到底还不是怕赔钱嘛！眼珠子骨碌一圈，倪猜猜左右平衡一下，决定了。

“好吧！”倪猜猜大摇大摆地走进病房，看到金奈何正坐在病床上看着自己，像是在等待审判一样。倪猜猜冲他勾勾手指头，正式宣布，“你，金奈何，跟我走！”



倪家全家外加一个失忆的小子，风风火火地从医院回到家。

原本宁静的街道，因为倪妈妈而变得热闹起来。为什么，因为倪妈妈一回到家，就四处向邻居们宣扬自家的“雷锋精神”。

“是啊，我们是好心，好心把他收留在家里。这小子也着实可怜，一个人晕倒在我们店门口，哪知道那么不巧，就失忆了，跟电视里演的一样。”

倪猜猜的爸妈发挥鹦鹉的能力四处跟人唧唧呱呱，务必将金奈何在倪家私房菜馆意外晕倒，以致失去记忆的事情坐实，尤其一定要强调“意外”二字。

这样折腾了一天，简直比开店做生意还辛苦。

说得嗓子都冒烟了，回到家倪妈妈灌下一大瓶凉水，总算喘过气来。回头瞪着托着腮装无辜的倪猜猜，她怒吼：“你，把房间腾出来让给那个小子，你去楼顶的小房间睡。”

倪猜猜腾腾地蹿出来：“为什么我要让房间？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，既然他最后进这个家门，当然要让他住顶楼那个热死人的小房间喽！”

金奈何挂着一脸迷茫的表情杵在那里，四下看看，像是在熟悉周遭的环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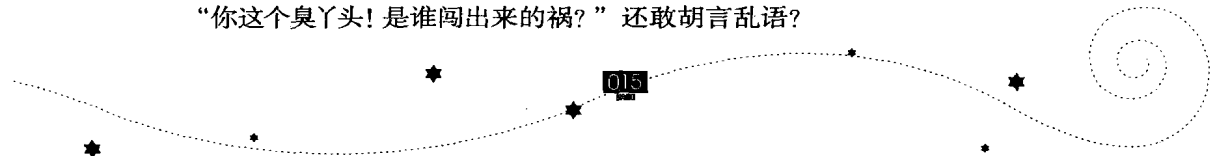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栋临街的三层商住两用楼，倪家拿来开私房菜馆。一楼是大厅，二楼是包厢，三楼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，外加一间小书房，顶楼只有洗衣房和娱乐室，余下的大平台用来洗洗晒晒。

倪妈妈打算在娱乐室里支张单人床，把女儿赶到那上面去住，谁让她就会闯祸，用一个电蚊拍就能将个大活人拍去失忆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倪猜猜忍不住了，指着金奈何的胸口冲老妈大吼：“难道他是你遗失在外的亲生儿子吗？要不然你为什么处处护着他？居然要我把从小睡到大的房间都让出来，太不公平了。

总之我不干！说什么我也不干。”

“你这个臭丫头！是谁闯出来的祸？”还敢胡言乱语？



倪妈妈一把抓住金奈何的手，拖着他进了三楼倪猜猜的卧室，将他丢在房间里，倪妈妈一手抓着枕头一手夹着被子，她直接将这些寝具塞进自家女儿的怀里。

“谁让你总是闯祸？又是谁给你收拾烂摊子的？告诉你，倪猜猜，你必须服从我的安排！”

说完后，回过身她望着金奈何，立刻变身为慈爱的妈妈。“衣橱里有干净的枕头被子，你拿出来用，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，哪里不舒服也要告诉我。”临走还热情洋溢地招呼他，“祝你做个好梦。”

倪猜猜看着老妈那堆满笑的脸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看着老妈蹑着脚远走的背影，她忍不住凑到金奈何面前，东看看西看看，她甚至想伸出手去扯扯他的脸皮。

“你长得很帅吗？很帅吗？怎么我妈被你迷得跟个青春期少女似的？”

金奈何站在门边，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全然不理睬倪猜猜的提问。

拽什么拽？帅啊？嗯……眼睛蛮大的，鼻子也蛮挺的，脸型嘛，蛮标准的韩式脸型，个子也蛮高的，能有一米八五了吧。这一切拼在一起是挺帅没错，可是——再帅也帅不过她心里的浩陨哥哥，哼！

“你去楼上睡。”倪猜猜指着楼顶方向。

金奈何望望身后的床，小声地说：“阿姨说让我住在这间房。”

倪猜猜才不管老妈怎么说呢！她是这个家的女儿，她也是这个房间的主人，所以她说了算。推着金奈何往门外去：“去吧去吧！楼上的房间也很舒服的，你快点去吧！”

被倪猜猜一个劲地猛推，金奈何忽然捧着额头露出难受的表情。倪猜猜顿时吓得变了脸色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怎么了？头不舒服吗？又痛了吗？快点躺下来，慢慢哦！”

倪猜猜扶着金奈何小心翼翼地躺到床上，她转身进了浴室取毛巾，他收紧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，嘴角还闪过一抹狡黠的笑。

个房间的主导权，太容易了！

金奈何将她的头往床里挪一挪，再搬出衣橱里的被子将她盖好。无意中他瞥见自己掌心里依旧分明的三个字——倪、猜、猜。奇怪的名字，有趣的一家人。

肚子好饿，晕了半天，又在医院待了半天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。

金奈何走出卧房，打开客厅冰箱的门，四下看了看。咦！苹果派，他尝了一小口，虽然已经冷掉了，不过味道真的很不错。他捧着一整张苹果派，不多会儿吃得连碎屑都不剩了。



第二天早晨，阳光明媚、鸟语花香。同时，也很热闹。

倪猜猜在看完今天的白皮信之后，哼着小曲走进了厨房。心情就是好啊！但是打开冰箱时——

“啊——”

对着冰箱，她气得都快爆血管了。“我的苹果派呢？我辛辛苦苦做的甜蜜苹果派呢？哪只老鼠偷吃了？”那可是她昨天辛辛苦苦做的，为了不被老妈发现，倪猜猜在凌晨三点就起床，偷偷地溜进厨房做的。

偷吃的那只老鼠主动举手，有些无措地招供：“是我，我昨天晚上太饿了，然后就看到苹果派，然后就……”

“你吃了？你居然问都不问就把我的苹果派给吃了？”倪猜猜的手指头恶狠狠地戳着他的胸口，“你知道那是做给谁吃的，你就敢吃？”都是这个臭小子害的，她现在拿什么送给浩陨哥哥啊？

只要不是做给老鼠吃的毒苹果派，他都敢吃——金奈何无辜地瞪着大眼睛巴巴地看着她。

被他盯上的倪猜猜倒像是欺负可怜小孩的恶人，“你干吗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